

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名作

金庸武侠小说精华

2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· 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名作 ·

金庸武侠小说精华

(二)

欧阳天 王海燕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· 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名作 ·

金庸武侠小说精华

(二)

取阳天 王海燕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② 碧血剑

射雕英雄传

神丐侠侣

连城诀

白马啸西风

明朝崇祯六年。西南海外浔泥国那督张氏后裔张朝唐，随同老师回漳州原籍应试。

其时，逆阉魏忠贤虽已伏诛，但在天启朝七年间祸国殃民，杀害忠良，天下元气大伤，兼之连年水旱成灾，流寇四起。张朝唐等一行三人从厦门上岸，雇船西上漳州。不料只行出数十里，四乡忽然大乱，一群盗贼拥上船来，不由分说，便将那老师杀了。张朝唐和童儿张康幸好识得水性，跳水逃命，才免了一刀之厄。

两人在乡间躲了三日，听得四乡饥民聚众要攻漳州、厦门，张朝唐吓得满腔雄心登化乌有。眼见危邦不可居，主仆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从陆路西赴广州，再乘海船出洋返浔泥国。两人买了两匹坐骑，沿路打听，向广东而去。

幸喜一路无事，经南靖、平和，来到三河坝，已是广东省境，再过梅县、水口，向西迤邐行来。

这一日行近鸿图嶂，山道崎岖。主仆两人行出十多里，忽然斜刺小路里走来四名公差，各人手中拿着链条铁尺。一名满脸横肉的斜眼问道：“喂，朋友，干什么的？”

张康走上一步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公子爷，要上广州去读书。”

那公差一把揪住，夹手夺过张康背上包裹，打开一看，见是黄金白银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喝道：“什么公子爷？这

些金银定是偷来骗来的，跟我见大老爷去。”他见这两人年幼好欺，想把他们吓跑。

哪知张康道：“我们公子爷是外国大官，知府大人见了也得客客气气，见你们大老爷去，那再好也没有啦！”

一名中年公差听了这话，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事只怕留有后患，突然抽出单刀向张康劈去。张康大骇，一刀从头顶掠过，急忙缩头，叫道：“公子快逃。”张朝唐转身就跑。

张朝唐平时养尊处优，加之心中一吓，哪里还跑得快，眼见就要给公差追上，忽然迎面一骑马奔驰而来。

乘马客见张朝唐一身儒服，张康青衣小帽是个书童，不禁一怔，跳下马来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张康道：“我家公子要去广州考秀才，他们见到我们的银子，就想杀人。”说到这里，跪下叫道：“英雄救命。”

乘马客问公差道：“这话可真？”众公差冷笑不答。那中年公差站在他背后，乘他不觉，突然举刀搂头砍将下来。

乘马客听到脑后风生，更不回头，身子向左微挫，右足“乌龙扫地”，横扫而出，将那公差踢出数步。余下三名公差大叫：“真强盗来啦。”两个举起铁尺，一个挥动铁链，向乘马客围攻过来。

乘马客挺然不惧，左躲右闪，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终伤他不着。那中年公差站起身来，抡刀上前夹攻。乘马客大喝一声，劈面一拳，打得他鼻血直流，双手掩面，咣啷一声，手中单刀跌落在地。乘马客抢过单刀，回手挥出，砍中一名手持铁尺的公差右肩。剩下二名公差不敢再战，转身撒腿就逃。乘马客哈哈大笑，将单刀往地上一掷，跃上马背。张康拿回包裹，牵过马来，三人并辔而行。

张朝唐说了家世姓名。乘马客道：“原来是张公子。在下姓杨，名鹏举，江湖上人称摩云金翅，是武会镖局的镖头。在下也正要去广州，公子若不嫌弃，咱们便可结伴同行。”

张朝唐大喜，一再称谢。

三人行走了二十几里路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大叫：“强盗在这里了。”杨鹏举回过头来，只见刚才逃走的公差一马当先，领了十多名军士骑马赶来。他抽出挂在马鞍旁的单刀，让张朝唐和张康先走，自己在后掩护。

过不多久，后面追兵声又隐隐传来。杨鹏举甚是惶急，见前面有三间瓦屋，一个农夫正在锄地。便下马走到农夫前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后面有官兵要害我们，请找个地方给躲一躲。”

那农夫抬起头来，向他们从头至足打量。这时，前面树丛中传来牛蹄践土之声，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转了出来。那牧童约摸十岁上下年纪，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子，脸色黝黑，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。那农夫对牧童道：“你把马带到山里去放牧，天黑再回来。”小牧童望了张朝唐三人一眼，应道：“好！”牵了三匹马就走。

那农夫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带领三人走进屋内，来到一处墙边，伸手在墙上一推，一块大石翻了进去，墙上现出一个洞来。那农夫道：“进去吧！”

三人依言入内，原来是个宽敞的山洞。三人躲好，那农夫关上密门，自行出去锄地。

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石门忽然开启，那农夫手持烛台，说道：“请出来吃饭吧。”

饭厅上除了日间所见的农夫和牧童，还有三人，都作农夫打扮。

小牧童过去关上门，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树枝呼呼作响，随即听到虎啸连声。姓倪的农夫站起身来，从门背后取出一柄钢叉，唰唧唧一抖，说道：“今儿不能让它逃走了，承志，你也去。”小牧童喜形于色，大声答应。两人先后纵出门去。

过了半晌，姓倪的左手持钢叉，右手提着黄黑相间的一只大老虎，大踏步走进来。小牧童冲进屋来，笑逐颜开地叫道：“吃老虎肉，吃老虎肉！”

杨鹏举见这两人这般轻易地杀了一头大老虎，心下惴惴。

当晚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三人同处一室。张朝唐朦朦胧胧睡了一回，忽觉有人相推，惊醒坐起，只见杨鹏举点燃烛火，走到一只木箱边，掀起箱盖道：“你看。”

张朝唐一看，登时吓得目瞪口呆，箱中赫然是两颗血淋淋的首级。杨鹏举饶是久历江湖，这时也吓得手脚发软，说道：“快走！”

三人上马向东疾驰，奔了几十里，忽然后面马蹄声响，有人厉声叫道：“喂，站住！”三人哪里敢停，纵马急行。

突然黑影一晃，一人从马旁掠过，手一举，杨鹏举坐骑受惊，长嘶一声，人立起来。杨鹏举挥刀向那人当头砍去。那人空手拆了数招，忽地高跃，伸左拳向杨鹏举右太阳穴打落，杨鹏举单刀“横架金梁”，向他手臂疾砍。岂知那人这一拳乃是虚招，半路上变拳为掌，身未落地，已勾住杨鹏举手腕，喝道：“下来！”将他从马上拖下来，顺手夺过他手

中单刀，掷在地下。

那人是姓朱的农夫。

那人冷冷地道：“跟我走。”回过身来，骑上马当先就走，也不理会三人是否随后跟来。杨鹏举知道反抗固然无益，逃也逃不了，只得乖乖地跟随而去。

次日正是中秋佳节。张朝唐、杨鹏举和张康随那农夫来到圣峰嶂。山顶有一座寺庙，横扁上写着“忠烈祠”三个大字。傍晚时分，忽听得钟声铿锵。大殿上黑压压坐满了人。张朝唐抬头看时，只见殿中塑着一座神像，本朝文官装束，但头戴金盔，身穿绯袍，外加黄罩甲，左手捧着一柄宝剑，右手手执令旗。忽然神像旁一个身材瘦长的汉子站了起来，点烛执香，高声叫道：“致祭。”殿上登时黑压压跪得满地。

这时，抗清大将孙祖寿之胞弟孙仲寿，越众而前，捧住祭文朗诵起来。听完祭文，张朝唐才知道神像原来是连破清兵、击毙清太祖努尔哈赤、使清人闻风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。

祭文读毕，一个幼童全身缟素，站在前列，转身伏在地下向众人还礼。张朝唐和杨鹏举又吃了一惊，原来这幼童便是那天所遇的杀虎牧童。

众人叩拜已毕，刚站起身来，门外一名汉子匆匆进来禀道：“李闯将军派了人来求见。”大门开处，两条大汉手执火把，往旁边一站，走进三个人来。当先一人四十多岁，满脸麻皮，头发蓬松，纯是个庄稼汉模样。他身后跟着两人，一个三十多岁，皮肤白净；另一个二十多岁，身材魁梧，面容黝黑，也是农夫模样。三人先不说话，拜倒在神像前磕起

头来。

礼毕，众人正要叙话，麻脸汉子忽然从后座上直纵出去，站在门口。只见那黑脸少年指着人群中两个中年汉子喝道：“你们是曹太监手下人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大吃一惊，均知崇祯皇帝诛灭魏忠贤和客氏之后，对大臣乃多猜忌，所任用的是他从信王府带来的太监，其中最得宠的则是曹化淳。

那两人知道事败，陡地跃起，双双落在门口。一个挥刀向黑脸少年砍去，一个腕底翻转，抽出判官双笔，向黑脸少年胸口点去。

不料那黑脸少年武功甚是了得，左手如风施展擒拿手法，便抓住一个手腕，同时右手骈起食中两指，抢先点向另一个的双目。这两招迟发先至，立时逼得两名敌人都退开两步。

黑脸少年长笑一声，踏进一步，左腿起处，一脚踢翻一个。右手乘势抓住另一个胸口，一把提起，左手扯住他的裤腰，双手一分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那人一条裤子已被扯下来，裸出下身，众人愕然之下，黑脸少年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太监，大家瞧瞧！”众人目光全集中到那人下身，果见他是净了身的。哄笑声中，众人围拢来，眼见黑脸少年出手奇快，武功高明至极，心下都是敬佩。

黑脸少年姓崔名秋山。这时当年袁崇焕帐下的谋士应松试探道：“崔兄是个爽快人，我们有一事相托。袁督师被害后，留下一位公子，那时还只有七岁，我们跟昏君派来逮捕督师家属的锦衣卫打了三场，死了七个兄弟，才保全袁督师这点骨血。”崔秋山嗯了一声，应松道：“这位幼主名叫袁承

志，由我们四人教他识字习武。他聪敏得很，一教就会，但再跟着我们，练下去进展一定不大。”

崔秋山已明白意思，沉吟道：“承各位瞧得起，兄弟本不该推辞，但兄弟现在闯王军中，来去无定，袁公子跟我在队伍里，一则怕我没空教他，二则实在太危险。”应松等均想这确是实情，心中好生失望。

崔秋山忽道：“有一人功夫胜我不知多少倍，如果他肯收袁公子，那真是袁公子的造化了。”忽又连连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成，不成。”应松等人忙问：“那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是一位奇人。这位前辈的功夫实在深不可测，他教了我两个多月，兄弟只学到了一点皮毛。”应松大喜，问道：“这位奇人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老人家脾气很奇特，不肯让我叫他师父，也不准我向人泄露他姓名。”应松问道：“这位奇人住在哪里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行踪无定，到什么地方从来不和我说。”应松等人眼见此事无望，只得作罢。

应松把袁承志叫了过来，和崔秋山相见。崔秋山见他灵敏活泼，面貌黝黑，全无半分富贵公子娇生惯养的情状，很是喜欢。问他所学的武艺，袁承志答了，问道：“崔叔叔，你刚才抓住那两个奸细，使的是什么功夫？”崔秋山道：“那叫做伏虎掌法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，请你教我。”

崔秋山向应松笑道：“我且在这里待几天，就把这路掌法传给他吧！”应松等人俱各大喜，连声称谢。

次日一早，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向众人告别，迳赴广州，再雇了海船，返往浣泥国。

袁承志和崔秋山相处虽只有八九天，但他把伏虎掌倾囊

相授，袁承志已把招式记得大致无误。明天将要分手，崔秋山见他对自己甚是依恋，也不由得感动，说道：“象你这样聪明资质，武林中实在少见，可惜我们没机缘长久相聚。我所会的已全部传了给你，日后是否有成，全凭你自己练习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屋外有野兽怪叫声，崔秋山跑出去一看，只见满山都是点点火光，火光照耀下刀枪闪闪发亮，原来官兵大集，围攻圣峰嶂来了。

孙仲寿等人都是身经百战，虽然心惊，却不慌乱，说道：“崔大哥，有一件重任要交托给你。”崔秋山道：“要我保护承志？”孙仲寿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和应松两人拜了下去。崔秋山吃了一惊，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两位有何吩咐，自当遵从，快休如此。”孙仲寿道：“袁督师只有这点骨血，请崔大哥护送他脱险。”崔秋山道：“我必尽力。”

只听得山腰里官兵发喊，向山上冲来，崔秋山把袁承志挟在肋下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直向黑暗无人处窜去。

走了半个时辰，刚喘得一口气，崔秋山忽然听得一阵飕飕之声，身后有暗器袭来，忙把袁承志拉在胸前，窜高跃低地闪避，但毕竟手中抱了人，纵跑不便，避开了右边打来的三枚菩提子，只觉左腿一痛，已中了暗器。伤处刚刚痛过，立刻发痒，心中大惊，知道箭上有毒，不敢停留，急向山下奔逃。

走了一阵，崔秋山左腿毒性上延，牵动左手也渐渐无力。袁承志忽见山边有间农舍，说道：“崔叔叔，前面有人家，咱们进去躲一躲，你再熬一下吧！”崔秋山点点头，勉力拖着半边身子向前挨去，到得门边，摔倒在地。

袁承志大惊，俯身连叫：“崔叔叔！”那农舍的门呀的开了，里面迎出一条大汉，口中哑哑作声，原来是个哑巴。崔秋山却认得他，做做手势，指指自己的腿。

那哑巴点头，左手牵着袁承志，右手抱起崔秋山走进屋去。

内屋里走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，哑巴和她打了几个手势，她忙拿出药箱，从瓶中倒出些白色药粉，调了水给崔秋山喝了，又取出一把小刀，将他腿上伤口处的毒肉刮去，敷上些黄色药末。崔秋山终于哼出声来。那少妇向袁承志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妨事了。”打了个手势叫哑巴把崔秋山抱入内堂休息。

那少妇收拾药箱，指着身旁一女孩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姓安，你叫我安婶婶好啦。这是我女儿，她叫小慧。你就待在我这里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安大娘随即下厨做面。袁承志吃过后，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二更时分，门外轻轻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人飘然进来，原来便是那哑巴。他身材魁梧壮实，行路却轻飘飘的，落地仅有微声。

袁承志见到哑巴，忙问：“崔叔叔呢？”竟忘了他是哑的。安大娘向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没事，你放心。”她和哑巴打了一阵手势，哑巴不住点头，双手连连鼓掌。

安大娘拉着袁承志，走到内室，说道：“承志，我一见你就很喜欢，就当你是我的亲儿子一般。今晚我要哑伯伯带你到一个人那里，他是你崔叔叔的记名师父，这位老前辈武功天下无双，你去跟他学吧。”袁承志听得悠然神往。

安大娘又道：“他平生只收过两个真正的徒弟，只怕他

未必肯再收徒，不过你资质好，我想他一定会喜欢。这位老前辈脾气很古怪，你不听话，他固然不喜欢，太听话了，他又嫌你太笨，没骨气，只好碰你的缘份了。”从腕上脱下一只金丝镯子来，给他戴在臂上，轻轻一捏，镯子已经收小，不再落大，笑道：“等你武功学好，成为大孩子时，别忘记安婶婶和小慧妹妹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安大娘写了一封信，交给哑巴转呈那位老前辈。四人出门，分道而别。

哑巴带着袁承志晓行夜宿，不断向北行了一个多月，深入群山，愈走愈高，到后来已无道路可循。上了一座高峰的绝顶：只见峰顶是块大平地，四周古松耸立，穿过松林，眼前出现五六间石屋。哑巴脸露笑容，似是久客在外，回归故乡一般。

过了三天，袁承志心急起来，做手势问师父在什么地方。哑巴指指山下，摇头笑了笑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苦挨下去。

一天晚上，睡梦中忽觉灯光刺眼，揉揉眼睛，坐起身来，只见一个老人执蜡烛，站在床前。那老人须眉俱白，但红光满面，笑嘻嘻地打量着自己。

袁承志爬下炕来，恭恭敬敬地向他磕了四个头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来了！”那老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娃儿，你怎知我准肯收你为徒？”

袁承志听他语气，知道他是肯收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是安婶婶教我的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她就是给我添麻烦。好

吧，瞧在你故世的父亲份上，就收了你吧！”袁承志又要磕头，那老人道：“够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次日早晨天还没亮，袁承志就起来了。那老人听得动静，踱出房来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使出来给我瞧瞧。”

袁承志把崔秋山所传的伏虎掌法从头至尾练了起来。

那老人一面看一面微笑，待他练完，笑道：“秋山不住夸你聪敏，我先还不信，他只教你几天，便有这般成就，确是不错的了。”

哑巴摆了一张香案。那老人取出一幅画，画上绘的是一个中年书生，神态飘逸。那老人点了香烛，对着画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头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这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风祖师爷，你过来磕头。”袁承志向画中人瞧了两眼，当下过去磕头，直磕到那老人笑着叫他停止才罢。那老人笑哈哈正要开口说话，袁承志又跪下磕头，算是正式拜师。

那老人微笑着受了，说道：“我多年前收过两个徒弟，这些年来没再传人，你是我的第三个弟子，也是我的关门弟子，你可得好好地学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”袁承志连连点头。

那老人道：“我姓穆，叫作穆人清，江湖上朋友叫我做神剑仙猿。你记着点，下次别让人家问住，你师父叫什么呀？啊哟，对不住，这个可不知道。”

神剑仙猿穆人清武功之高，当世实已可称得第一人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近二十年来从未遇过对手。他脾气本很孤僻，且无子无女，一剑独行江湖，临到老来，忽然见到一个聪明活泼的孩童，心中的喜欢，实不下于袁承志的得遇明师，不由得大反常态，和他有说有笑起来。